群經說

禮經說

定海黃以周

初予治易有十翼後錄書詩春秋內外傳論語孟子爾雅未有成書而有讀書小記府編文之成篇幅者若干篇王祭酒采入經解續編中今復重定出四篇增二十三篇凡六十四篇癸巳春識

周季說易古義

古者學正崇四術立四敎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而易守於卜筮家爲儒者所不習卜筮家之說易也其稱名襍而越其辨物奇而詭春秋內外傳載其經論

之言已漫漶而不尋其宗惟魯史所掌有易象一書獨

尋周公作易之意與春秋竝藏故府為列國所罕見故

晉韓宣子至魯才觀其書而歎周公之德之盛易象古

書名與春秋同非周易六十四卦之象也周易上下經

列國皆有之何容至魯而始見孔子修春秋卽本魯史

之春秋孔子作十翼卽本魯史之易象易象春秋其道

與詩書禮樂相表裏故竝尊之曰六藝孔子之門身通

六藝者七十餘人傳授其徒爰是學士大夫尊信其說

或論作易之大恉或論學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決事或

援易以明理而其教遂大明至今猶有可尋而迹焉列

子曰大易者未見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𤣥者質之始也气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气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華子曰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又𠙚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又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气太易以之而立數列子所論大易之義即易道

也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易者太極也太極者元气未分之初無陰陽之可指也陰陽气也太初者兩儀也兩儀者一陰一陽气之始也太始者四象也木火金水之四象乃形之始也太素者八卦也六子以乾坤為質六十四卦以八卦為質故曰質之始也子華子所言九宮法即洛書大戴盛德篇亦言其數出一大兩成三尤見三易之綱領其言伦易之大指有如此者荀子大略云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荀子此言深以挽用易之失也當時學者用易專為占卜故暴秦焚書而易獨以卜筮存殊不思

易之道與天地準可以知幽明之故可以知死生之說可以知鬼神之情狀凡天地之消長人事之得失無不可以易理推測而知故曰善爲易者不占譏當時用易之失也又云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本象傳序卦之恉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易非專爲卜筮作於此可見其言學易之大用有如此者非相篇曰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囊以盛物故曰好其實括之者不恤其文

也文言傳曰天地閉賢人隱春秋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此乃介之推輩甘心𤯝遯視君國如弁髦較之直方而德不孤含章而發以時者迥不及矣故目之曰腐儒无咎无譽與大過枯楊同辭非吉占也故曰不免於坤污庸俗蘇子瞻謂出咎則入譽出譽則入咎无咎无譽為人生之難事用老莊無用之用為說大乖易例當以荀子之說正之大略篇曰復自道何其咎以為能變也呂覽務本篇亦引而申之曰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荀子言變呂覽言動皆取復卦剛反之義凡易卦中有舉它卦名者皆取義於彼卦如鼎言耳革即取鼎革反

對之象泰言歸妹之祉卽取歸妹袂良之義歸妹自泰來易

之通例如此乾爲天天道轉圜周匝復始動而復下非

有異轍故曰復自道易例上爲末初爲本云本無異者

明初之復道乃自道也注疏泛言無當傳義復訓上進

更非易例當以荀呂二說正之呂覽應同篇曰平地注

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闡發經義簡明不支愼大

覽引易愬愬履虎尾終吉尤可證今本之譌象傳愬愬

終吉與泰傳包荒尋尙于中行文法相同舉首尾以賅

中傳有是例而召類篇引史默說渙羣之義尤尋易道

之大後來經生家皆莫之及說苑奉使引佗史黯其言曰渙者賢

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卦名渙者取文章分布之象大象曰風行水上渙謂水之融液而成文也渙者賢也羣者衆也謂所分布者皆衆賢也分布衆賢邦家之光也下又云渙有邱四邑曰邱謂其所分布者又祿之以大邑也又其大號渙謂下求賢之詔也二渙奔其机謂羣賢之駿奔走也三渙其躬謂布其腹心之臣也渙汗謂宣布陽气渙血謂宣布陰精凡八陰陽褱裹鬱結不通而成病猶上下閉塞不通而成否渙汗則邪解渙血則邪去猶國用賢人以通下情則邪慝自除也注家以渙爲離摋不美之稱全

卦之例皆失元吉與大吉異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時言
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文言傳曰乾元者始而亨
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舊解元吉爲大吉全易之例
皆失當以史獸之說正之周末諸子引易文具有精義
大率若此而其可以發明通例者特舉而申之以明其
凡云史載蔡澤言亢龍之義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
往而不能自返策載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義始之易
終之難皆引易文以決時事其說之精當亦足補周末
諸子之末備蓋戰國時孔子十翼之敎已行故學士大
夫能知其義非若春秋之世專以易爲卜筮書也左氏

所載易義皆卜筮家言而以言尙辭者僅一見於知莊子它無聞焉

鄭解周易字義

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首艮取艮之兼山也歸藏首坤取坤以藏之也周易首乾取天行之周流相易也鄭康成曰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君說三易字義甚明而周訓周普說本諸繫辭傳尤爲獨見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曰周流曰相易非釋周易之義乎故特標之曰易之為書也下二章則釋周易卦爻之義亦曰易之為書孔沖遠祖鄭君說無所據抑何疏邪孔氏又謂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連山歸藏旣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抑知周易之名始于文王非周革商之後以周號代乃以周名易也亦非文王作易于羑里而取岐陽之地名以名之也賈公彥曰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首乾乾為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為周此說易之孔氏又謂周易題周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亦未可信書有

唐書虞書夏書商書禮有夏禮殷禮曰周周書曰周禮固以別餘代也若夫連山歸藏古者本不名易夏用連山商用歸藏亦不名夏易商易是亦何待題周以別之乎郭白雲曰文王重卦易之名出焉夏連山商歸藏而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顧亭林曰一曰連山二曰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而名之也猶墨子書言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周燕宋齊之史未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而名之也竊攷左傳國語載占辭與周易異者連山歸藏之文也其本文俱不言易是連山歸藏不名易之明證也

晉語公子親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皆曰不吉是以連山歸藏占之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特云在易以別連山歸藏是易為周易專偁之明證也周易爻偁九六以變者占故特名易連山歸藏爻偁七八以不變者占故不名易是則周易偁易非襲舊名也而周易偁周亦非別餘代矣

鄭解周易字義下

鄭君釋周易名義後人多不䚶其言由於連山歸藏未得其說也夫連山歸藏斷非號代以周官注鄭志徵之自見鄭注大卜云連山似山之出內气也歸藏者萬物

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虙戲歸藏黃帝夫虙戲𣦸連山之號杜注連山虙戲則連山爲山出内气杜氏當亦云然矣鄭志荅趙商問云非𣦸明文改之𣦸據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爲夏殷也近師既以爲夏殷易則連山歸藏亦當如鄭注所云可知矣連山首𥤮即象傳𣪊山𥤮之義歸藏首坤卽說卦傳坤以藏之之義自杜子春以及近師其說大略相同玆𣦸以連山歸藏爲夀代氏號者孔疏連山神農歸藏黃帝其言亦本於漢儒然漢儒謂神農首𥤮曰連山黃帝首坤曰歸藏是亦以義明書未嘗言是神農黃帝之號也鄭佀易贊易論

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從近師說禮運曰吾欲觀殷道
而得坤乾焉此爲殷易歸藏之顯證故鄭志云非無明
文然或黄帝伦歸藏殷人用之亦未可知故鄭志終以
爲改之無據且從子春世譜帝王世紀本多無稽之言
其云神農一曰連山氏黄帝一曰歸藏氏此亦有故蓋
神農本有烈山氏之偁或謂之厲山氏此以所生之地
得名不關連山之書後人既謂連山神農伦復因烈山
厲山之號遂偁爲連山氏黄帝伦歸藏亦遂有歸藏氏
之偁此亦好事者取其生冓之書以爲號非待死後之
號以名書也如連山歸藏皆取代號非以義名書則周

官經當云連山易歸藏易於義乃通不然徒取代號之名不指斥其書人必莫知其爲何物假令舉唐書曰陶唐舉虞書曰有虞人未有不啞然笑憯然失矣

讀王肅易注

王肅易注久佚其說多軼見於他書近儒朱竹垞孫步升輩掇輯釋文集解音訓漢上傳所偁引述之已詳竊讀其書知有同一經文而異讀者有獨守古本而不從讀改字者有依眾家本而定其字者有眾家已無攷見而可以參存者亦有私改經文獨異眾家而不可信用者古今用字多動靜釋義有引申而音由此別切語亦

由此佀泰拔茅茹舊讀汝据反釋文云王肅音如是讀為茹藘之茹茹一名茅蒐其草蔓生故曰以其彙足備一解遯莫之勝說舊讀為脫釋文云王肅如字訓為解釋不煩易讀旅喪牛于易舊讀以豉反釋文云王肅音亦讀為疆場之埸凡易云于野于郊于宗于莽之類皆實指其所未有于下用動字者且喪牛何分難易當從王義為長繫辭傳噫亦要存亾吉凶舊說噫於其反釋文云王肅于力反是讀噫為抑訓為語詞古噫抑通字亦佀意詩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釋文抑辭也徐音噫論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佀意可證此皆其說之勝於眾

家者它如大過小過音戈坎且枕鍼甚反中孚或罷音
皮繫辭其易之緼亏問反並見釋文其同一經文與眾
家異讀卒類此古文多叚借字注家不可專輒輕改毛
傳例不破字通之亏訓詁鄭注諸經又云讀若讀為之
例後人任意改經古本遂滅王肅頗存是意閒留古文
如師承天龍也今改作寵釋文云王肅作龍寵也龍寵
古通蠱振民毓德今改作育釋文云王肅作毓古育字
困來余余今改作徐徐釋文云王肅作余余為古文叚
借字如本作徐徐子夏傳不讀為荼荼矣且厲熏心今
改作薰漢上傳云王肅作熏與集解虞注引古作熏字

合熏煙上出也薰香草荀讀爲動熏與動義俱近也說
卦眇萬物今改作妙釋文云王肅作眇眇妙古通見陳
君閣道碑其獨守古本而不從讀改經㝵注家體率類
此易自田王孫以後有施氏孟氏梁邱氏之學又有費
氏學京氏學學者各守師說不相出入東漢諸儒擇善
而從不規規於家法亦求是之一道晉矢㝵勿恤釋文
云王肅作矢與馬荀虞本同可證今作失之誤離爲矢
噬嗑㝵金矢旅一矢亾象義皆同睽後說之弧釋文云
王肅作壺與馬鄭虞本合可證今作弧之失說猶置也
見虞注離爲大腹壺象先以爲寇而張弧以卻之後爲

旨搆又設壺以延之也困九五劓刖釋文云王肅作臲

𣪠與荀陸本合說文作槷䵷釋文引爲上皆爲隉阢不安之皃九五君象何㝵刑戮而劓刖之如謂刑戮人亦

當曰利用刑人王本爲長繫辭冶容誨淫釋文云王鄭

陸虞姚王肅作野言妖野容儀妖野者妖蠱也文選傅毅舞賦貌嫽妙以妖蠱張衡西京賦妖蠱豔夫是也野

蠱一聲之轉皆模部字今作陶冶之冶訓爲習容緣文

生義不可從它如釋文所載王肅本之異文屯卽鹿无

虞作麓與虞注合訟致寇至作戎與鄭本合復无祇悔

作禔與說文合大壯不詳作祥與鄭本合明夷夷于左

股作般與馬本合夬其行次且作趑趄與釋文或本合
升以愼德作順與陸所見王弼本合豐天際翔作祥自
藏作戕與孟馬鄭本合旅喪其資斧作齊斧與子夏傳
合繫辭八卦相蕩與眾家同而易成位乎其中與荀馬
本合犯違天地之化與馬張本合故君子之道尟與馬
鄭本合何以守位曰仁與宋卞本合說卦為香臭與虞
注引其臭如蘭合蠱則飾也與鄭本合音訓引不拯其
隨拯作承與釋文本合集解引婦喪其茀作髴與子夏
馬虞本合其依眾家而定其字率類此自唐義疏興而
漢魏諸家廢書缺有間今多無由考見睽其人天且劓

眾家訓天為剠姝嫌不經王作其人天且劓天如字謂天將危之也其說勝於眾家漸居賢德善風俗朱子本義亦从其說它如文言其唯聖人乎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需雲上于天作雲在天上訟鞶帶作槃比匪人下有凶字隨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作隨之隨之時義離麗乎土作地上爻象傳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八字遯有疾憊作斃大壯羸其角作纍益告公用圭作桓圭姤金柅作抳漸女歸吉也作女歸吉利貞厲下讀繫辭開物成務作闓物並見釋文於眾家雖無證當時或別有本可以參存者也若夫觀盥而不薦釋文引王肅作盥

而不覿薦音訓又引化盥而覿薦玆屬肊改不可據信
馬融輩引旣灌而往不欲觀以證是文謂薦則誠意已
榹豈仁人孝子之奉祀亦至若是鄭康成云諸矦貢士
於天子鄉大夫貢士於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
賓賓盥而酳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鄭以賓禮太解盥
而不薦謂賓主盥而獻酳不親薦俎誠意自足相孚與
六四賓王義相貫愔鄭注已殘失未詳盥爲何義以禮
注及此經注推之盥與祼灌通俗謂沃酒獻賓也記郊
特牲曰諸矦爲賓灌用鬱鬯以明賤味貴氣之義禮器
曰諸矦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以明貴少之義周

官大行人言王禮賓之事公再祼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壹祼饗禮七獻食禮七舉祼在饗食禮之上鄭注禮器云灌獻也注大行人云祼讀為灌是古者禮賓重在獻酒而不薦俎見于禮經明明可據王肅黜鄭申馬又嫌馬義是盥而未薦非盥而不薦因於薦上肊加觀字妄矣自後注家皆為馬王所幪未有疏通鄭義者故因述王肅異文特詳言之

釋艮限列夤

易之道通乎術故談術者每援易以明其道之精而說易者道不廢術亦以明精與粗無二致也嘗讀艮三爻

辭而知醫術通儒道焉靈樞經脈篇曰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膈之言隔也所以限隔上下使淸與濁不相亂也十二經絡皆以上膈下膈分上下胃口上心之下有膈膜苐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著脊遮隔濁氣使不上侵此係人之淸濁分界𠬪之三正合身上下之象故曰𠬪其限限卽膈也𦙃背脊肉鄭作䐈䐈𦙃同字列𨖏通謂周遮也言有膈膜周圍著脊以遮𨖏之處其濁氣將薰心勢不𡋯不止之此𠬪之所以不變而爲剝也易道之通於醫術也

如此自虞仲翔讀列為裂𦣞為手震起𦣞止故裂其夤抑知夤為脊肉不可以裂裂其脊肉是剝其膚矣剝膚蔑貞為凶占豈特厲薰心已哉可以知其說之謬矣或曰夤當依荀本作腎人之兩腎其右醫家謂之命門上交乎心能動而爲生生之本止之不當而𦣞其陰水臟之鬱蒸爲邪火至於上薰其心宜危厲而不安矣斯說也亦以醫術明易道較虞說為可通亦備一義

釋坎九五爻辭

坎九五曰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漢宋舊注或順經而違傳或顧傳而又失經意竊謂祗

當依鄭讀爲坻坎不盈坻既平文相對而義相互坎不盈者謂上坎已平也坻既平者謂下坎亦不盈也象傳水流而不盈卽指九五而言象傳之中未大又對九二求小得爲文水之患在盈溢而盈溢之患生於不流象傳之流卽釋不盈之義流者水中之陽氣也九五以陽剛之德尻上坎之中其水下流宜其中而大矣而以下坎之二本屬陰佐祇求小得不遽出中以應五則五之中亦因之未大此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至二坻終平下坎亦无盈溢之患則五之中未大者至是亦大矣何咎之有爾雅水中可尻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

沚小沚曰坻坻者九二之象也既終詞詳釋既篇小沚終平則水流而不盈其功晳矣𥁕禹之治水也先治冀州急帝都也其坎不盈之象與冀州厎績卽治兗州急下流也其坻既平之象與禹思天下之溺者由已溺不以冀州水治爲已足其中未大之義與下流爲水所趨其治倍艱於上流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冓此所云既道既澤者亦祗求小㝵之義與

戊子余主南菁講席以此題課諸生舊說之非試卷駁之已詳撰之經義終未盡合因作此以示讀經之法

豐日中見斗日中見沬解

周易六十四卦彖爻同辭者皆一意相承不可作異解先君子易釋言之詳矣一卦之中同辭異說尤爲不可如豐彖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此明日未及正或有疑疾之憂旣中則疑疾悉去無有蔽之者矣而二四爻辭曰豐其蔀日中見斗三爻辭曰豐其沛日中見沬徧檢漢魏及宋明易注俱以豐蔀豐沛爲五君柔暗之象與來章有慶譽之辭旣違以見斗見沬爲日昏而見星之象與勿憂宜日中之語又戾揆之經義無一當也愚謂凡以物蔽日者蔽之於未中時其物雖小而所蔽之地

恆較所蔽之物爲大至日中則所蔽之物雖大而其所蔽之景反小故象言勿憂有取於日中時也豐其蔀豐其沛以日未中時言之蔀古作菩當依鄭訓小席沛古通旆當依釋文訓幡幔日未中時用一菩之席一旆之幔以揜之其所蔽者已豐矣及日既中祇見其一斗之小一沫之微雖不能不謂斗沫之不明而其不明之處亦祇如斗沫之幽而已矣終無以蔽來章之光也此象所謂勿憂宜日中之義也亦卽六五所謂來章有慶譽之義也二爻辭曰往得疑疾申言豐蔀之蔽曰有孚發若吉申言日中見信發讀如昭然若發蒙之發謂所見

之斗亦始蔽而終昭也三爻辭曰折其右肱无咎申明日既中時豐沛終撤也四爻辭傳曰豐其蔀位不當也申明四之爻位正值豐蔀所蔽之處也曰日中見斗幽不明也申明見斗之斗卽日中之幽處幽字略讀謂其所值幽處尙不明也幽處不明此外自明矣曰遇其夷主吉行也吉字亦略讀謂其吉在於行行則遇夷主矣夷主謂六五故五曰來章有慶譽易例物相襍謂之文陰陽相㝵謂之章之內曰來來章者謂五來㝵四而明照天下也然則豐蔀豐沛者上六之所爲所謂豐屋蔀家是也見斗見沬者六五之明始尙未澈至來章有慶

醫則斗沫之幽亦銷也全卦之義一意相貫如此斗謂
斗筲之斗器之小者也沫鄭作昧昧亦卽四爻傳之幽
二四曰斗三曰昧互爻見義斗者昧之景昧者斗之幽
日中景直二四所見之斗其昧處正值三爻故三曰見
昧以實其斗之所在舊解以斗爲北斗本誤并謂沫是
斗旁輔星更屬無稽或疑日中無見斗之理添說日會
或嫌日會非經意以爲疑疾之虛象則易亦奇而不法
之書矣愚更以孟氏易推之豐蔀豐沛一象見斗見沫
別取他象義不上蒙斗本作主斗主古音相近經典多
通用沫釋文云徐武蓋切其字从本末之末不从午未

之未經文鄙斗叶韵沛沫叶韵𣹢𧘂同在祭泰部較从午未字之沫入微脂部為近主謂火主沬謂水泡古火炷字用主水泡字用沬日中之火主衹見其昏黑喻𤇾焰之將熄也日中之水沬大見其銷㓕喻流言之終止也此別一義存參

升上爻消不息說

消息為易中大義聖傳於剝豐二卦已明著之而象爻經文卻未有玆及惟升上六利于不息之貞略示斯恉聖傳又以消不富申明其義以為陽不息陰亦不富不息不富悉由於消此消息之機所以為易之大關鍵也

而後之學者悠忽聖言乃以冥升不息爲不已之辭與消息之義違知其義者厥惟荀虞虞注已佚荀之解曰陰用事爲消陽用事爲息陰升失實故消不富皆與全易之例合然謂陽道不息陰之所利是易爲小人幸而不爲君子謀甚乖扶陽抑陰之道矣夫卦之所以名升者以陽有上升之才而陰亦能以時升之也則冥升者謂坤性柔暗昧於升陽之義非謂陰自升不已也上荀昧於升陽則下陽爻自不宜上息用事故曰利于不息之貞此正淡爲君子謀也而陽實爲富陰虛爲貧陽不上息用事陰亦自此遠實終不得富故曰消不富此不

惟不爲小人幸且淡爲小人危矣消主陰言息主陽言
消非陰之貞亦非陰所利若謂陰利陽之不息豈不與
消不富之指大相戾乎升自臨來臨初升三故卦名升
初曰允升信臨初之宜升三也五曰升階知升二之宜
升五也九三已升九二待升初信其升五又能以時升
以時升陽如階之有級故曰升階皆明陽息之利也至上爻則反其辭
以明全卦大義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與泰極將否既
濟終亂同例此聖人憂盛危明之至意不憚反覆其辭
以示消息之機也自注家以不息爲冥升之不已上下
文義致不相蒙或謂以不息之正用於爲物之主則娶

或謂以不已之心施之不息之正則利其說之迂曲回惑不足深辨獨怪惠氏定宇張氏皋文崇尚古學於此爻仍沿舊解而不能發明消息眞諦則三聖人作易微言其終晦霾而莫之明矣爰爲之說

賁无咎解

序卦傳曰賁者飾也襍卦傳曰賁无色也二傳義似相反而實相足賁无咎者謂其文駁襍無正色也彖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言其色之襍也物相襍謂之文故賁訓文飾亦相襍而文不純故賁訓无色呂覽壹行篇孔子卜賁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

吉孔子曰白者白黑者黑夫賁又何好乎高注賁色不純也家語載此事以賁色為不正王肅云賁有文飾黃白色其說本此說文賁飾也从貝卉聲當云从貝𠦍省聲古人異義不異音賁飾之賁以虎賁之賁為正音其讀如斑釋文引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皃是也說文辬斑廣韻云斑辬同集韻斑辬賁皆逋還切云辬或作斑斑古作賁傅氏以賁為古斑字為其音同也說文辬駮文也鄭注王制祭義斑白者云襍色曰斑是辬斑義同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辬文皃也襍色為斑是斑辬之義亦有別賁為襍色斑亦為襍色傅氏以賁為古

斑字亦爲其義同也且賁字从貝卉省聲而其色爲黃白者後人亦多不辱其義凡貝以元色爲正而亦有黃白白黃二色爾雅釋魚云元貝貽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郭注元貝黑色貝也餘貾以黃爲質白爲文點餘泉以白爲質黃爲文點郭注之文點卽傅氏所謂斑也則賁之本義爲貝之黃白文點訓爲文飾者引申義也其字爲斑之古文讀彼義切者後人轉音也易之賁自泰來泰上坤色黃下乾色元變而爲賁柔來文剛內卦爲離之黃離矣分剛上而文柔外卦爲艮之白賁矣離本赤色爲中央土寄王于火故離又爲黃艮終萬物

始萬物者也禮記曰白受采言其始也攷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言其終也後素功謂以後素爲功近解亦失之故昰爲白賁然古者繪繡有一定之法其相次曰青與白曰赤與黑曰元與黃取相克而有成也其相繡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取其相生而有濟也若白之於黃不入繪畫法故孔子以爲无色矣是不吉矣自賁之音訓失而无色之義晦孔子卜賁不吉之意亦不明傳注賁古斑字王注賁黃白色亦不知其何所云矣

釋周易朋字例

古人言朋皆取兩耦相比之數漢食貨志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亦以二枚爲一朋詩曰朋酒曰百朋義當同此鄭箋以爲五貝爲朋豈其然乎易之言朋者彖辭二爻辭七皆取陰畫耦數爲象故凡言朋者皆陰也皆陰與陰相比也故坤彖特發其例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西南爲兌離巽之陰卦與坤同類爲得朋東北爲震艮坎之陽卦與坤異類爲喪朋朋皆主坤而言故曰得亦曰喪如陽亦可偁朋何喪之云然則泰取朋亡咸戒朋從其故何也曰咸之朋從卽坤得朋之義泰之朋亡卽坤喪朋之義泰上卦坤而六五能亡其陰朋下與二應斯

九二所以㝵尚乎中行也咸為否變否下卦坤陰自三往上陽自上來三而否隔斯感九四憧憧於此猶以陰朋比從為慮是未知咸道之大也故朋亾者吉朋從者凶然則豫以朋盍而㝵復蹇以朋來无咎解以朋至斯孚其故何也曰豫復止一陽而象曰朋來爻曰朋盍簪皆取坤喪朋之象是朋為陰類之明證知此則蹇之朋來解之朋至亦皆指陰類而非陽屬斷可識矣曰㝵朋曰喪朋曰朋亾曰朋從俱據陰言之曰朋盍曰朋來曰朋至又據陽言之陰之喪亾其朋也為從陽也於陽曰盍曰來曰至正見陰之能喪亾其朋耳其辭異其義同

也豫以一陽處眾陰之中而下卦坤之陰朋皆合而聚於四復以一陽處眾陰之下而上卦坤之陰朋皆來而比於初蹇解皆曰利西南取坤西南得朋之象故蹇以二陽處眾陰之中而陰朋為蹇故皆有之內之意此九五之所以大蹇也解亦以二陽處眾陰之中而陰朋為解故皆有之外之意此九四之所以斯孚也凡陰以從陽為得主得朋者與類行何若睽朋之終有慶證以諸卦其義益憭然則損益言十朋之龜要取何義曰損益皆互坤損自否變益自泰變一上卦坤一下卦坤坤數十其畫耦為朋其象純陰為龜損六五處互坤之上故

曰自上祐而下陰朋從之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益六二處互坤之下故曰自外來而上陰朋從之故亦曰十朋之龜弗克違龜以二枚為朋一枚為貝震六二億喪貝貝指初九震以二三陰耦為朋初爻陽奇為貝也若夫兌之大象曰朋友講習為陰陽通觧損之一人行則得其友亦同或說陽與陽為朋於豫復難通或說陰與陽為朋於坤尤窒

釋尙書又曰例

尙書中有偁述人言謂之我聞惟曰亦有婚我聞而單云惟曰其有言非自人而我嘗以此言自念謂之予惟

曰亦有嫡子字而單云惟曰惟之言有也惟曰者謂人有此言也謂我嘗有此言也惟曰之義明而又曰之義亦顯鄭注君奭篇以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而釋爲人又云又之言有謂人有此言也則又曰猶云惟曰也自讀者屢見惟曰雖不能言其義皆習焉而不怪於諸文云又曰者紛紛異論或以爲誤文或以爲異文或以爲重申再命或以爲盤言是語是知二五而不知十矣康誥篇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謂非汝封有劓刵人之言無或敢劓刵人明小刑亦自汝封主之也多士篇今爾又曰與康誥汝封又曰同即梓材篇之今王

惟曰記引君牙篇之小民惟曰亦無不同比例諸文知
非汝封又曰無容倒其文作又曰非汝封今爾又曰無
容敢其文作今爾又其矣多士篇王曰又曰時予謂惟
曰時我也其文與君奭篇之嗚呼君巳曰時我同比例
諸文無容疑王曰下有脫文又曰為存異文矣多方篇
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謂我之祇
誥爾命亦惟曰爾初不和之故其文與君奭篇之予不
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同與酒誥篇之予不惟
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亦無不同一引古
人之言一引自己嘗念之言以明誥不必多比例諸文

無容疑多方又曰爲疊語之有異詞多士又曰爲疊語之無異詞矣然則康誥篇之又曰要囚亦猶惟曰要囚也君奭篇之又曰天不可信亦猶惟曰天不可信也又曰無能往來亦猶惟曰無能往來也此蓋周公嘗以此言自念因舉以告康叔君奭也互相比例義自豁然謂此有誤文者固無忌憚謂是重申𢍰命亦拘墟之見謂後人兼存異文謂當時疊言是語據諸子襍家書博爲之證亦屬附會之言

釋六氣五徵

術家之言多不通於經而淡究其流派實殊途而同歸

如左傳之六氣醫家宗之洪範之五徵五行家宗之各演其術兩不相謀譬如分道揚鑣幾不知有合轍之日矣左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分爲四時序爲五節五節者五行也五行之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卽氣其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卽物故五行在天亦謂之五氣其降生於地亦謂之五物醫和謂之五節者明五物各有節猶四時各有時也醫家言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亦此義也其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以天氣言之又曰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又以人事言故特言

女以別之女者亦上文所謂近女是也陽爲六氣之一以五節言之故曰物晦亦六氣之一以四時言之故曰時近女之事於五節之物爲陽物於四時之時爲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即上所謂陽淫熱疾晦淫惑疾陽淫而陰虧故內生熱晦淫而明滅故心生惑六氣之中四受其病矣故曰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不節謂陽失其節不時謂晦失其時此明人事之過甚於天氣之淫也夫天地之氣分之有六合而言之不外陰陽二端風與明陽氣之別見者也雨與晦陰氣之織著者也故以六氣配五節四時亦以陰陽屬中央土春木亦

風夏火宜雨秋金宜明冬水宜晦四時有晦而無陽故陽以五節言謂之物晦於歲為冬於日為夜故直以時言之陽於人屬少陽相火其性最烈故於五節謂之陽陽物之最動者也利於明晦時之宜息者也利於陰今陽不動於明而動於晦息此近女之事也經義如此醫家之言五氣也曰寒暑燥溼風為對文錯舉之辭曰風熱溼燥寒為五行順敘之辭暑卽熱也天元紀大論曰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天為溼在地為土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則風木屬春熱火屬夏燥金屬秋寒水屬冬而溼土屬中

央矣其言六氣也曰寒暑燥溼風火亦錯舉辭順敘言之曰風暑火溼燥寒風暑屬春夏卽風雨所謂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是也燥金寒水屬秋冬卽明晦金性明水色元也溼屬陰火屬陽溼火猶陰陽屬中央土內經以陰陽為六氣之總名而以溼火代之也王注天元紀云太陽為寒少陽為暑陽明為燥太陰為溼厥陰為風少陰為火少陽少陰字宜互易下經有云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有云少陰司天為熱化少陽司天為火化其明證也焦理堂據王注之譌文謂寒水陰也相火陽也溼土雨也風木風也陽明燥金所謂明

也少陰君火所謂晦也顛到配合六氣失仫其謬甚矣左傳家舊說陽爲金味孔疏曾巳闢之愈理初從舊說且改爲陽金燥直以秋燥金之陽明當之殊不知陽明者六氣之明也六氣之陽者十二經之少陽也六氣之說出於醫和當以𥺝問爲宗而後代醫家於六氣配屬四時未尋其緒儒家之言如詩漸漸之石疏引賈服說風東方雨南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天陽不變其意風陽氣明陽象故以之屬春夏雨陰氣晦陰象故以之屬秋冬天陽爲總氣不變則六氣實袛五氣與本文既不合雨鹵明南與𥺝問運氣之說又違周官大宗伯疏

引鄭義天陽不變同賈服說又云陰爲金雨爲木風爲土明爲火晦爲水其意欲參通洪範之義不復顧內經之文竊謂洪範之雨暘燠寒風徵於五事而化諸五行者也左傳緊問之六氣則生乎五行者也其文似歧其義自通但不可執後起之生化以定生初之名也五事之配屬以伏生書傳貌木視火思土言金聽水之言爲最合董仲舒劉歆眭孟鄭康成皆宗其說自無可易而庶徵皆取隔八相生之氣以爲診貌恭屬震足之木於六氣爲風曰肅則木性尋其正而生火故以隔八之暑雨爲其徵視明屬離目之火於六氣爲暑曰哲則火性

昇其正而生土故以隔八陽火之晹為其徵恩睿屬中央之土於六氣為陰溼曰聖則土性昇其正而生金故以隔八明燥之燠為其徵言從屬兌口之金於六氣為明燥曰乂則金性昇其正而生水故以隔八之晦寒為其徵聽聰屬坎耳之水於六氣為寒曰謀則水性昇其正而生木故以隔八之風為其徵此洪範之五徵通乎六氣之說也自六氣與五節四時之配屬不明而五事五徵相生之序亦晦劉向王充拘本文之次以貌言視聽思配水火木金土其說與伏傳違異固不足信近之醫家以脾發為貌肺發為言肝發為視腎發為聽心發

為恩且謂肝鬱則目疾心鬱則火發其說與伏傳亦異而以之治疾輒有論者目疾疏肝為治母心鬱瀉火為本疾脾志為恩內經亦屢言之自在讀者善會通焉

六氣五節配屬圖

風	雨	陽	陰	明	晦	左傳六氣
風	暑	火	溼	燥	寒	內經六氣
木	火（於人曰君火）	火（於人曰相火）	土	金	水	五節
春	夏	中	央	秋	冬	四時
末	腹	熱	寒	惑	心	六疾
厥陰心包（肝）	少陰心（腎）	少陽三焦（膽）	太陰肺（脾）	陽明大腸（胃）	太陽小腸（膀胱）	手（足）十二經

膽	小腸	三焦	胃	大腸	膀胱	六府
肝	心	心包	脾	肺	腎	五藏
甲乙	丙丁	戊	己	庚辛	壬癸	十干
寅卯	巳午	辰戌	丑未	申酉	亥子	十二支
酸	苦	苦	甘	辛	鹹	五味
青	赤	黃	黃	白	黑	五色
角	徵	宮	宮	商	羽	五聲
震 足	離 目	乾首 艮手	坤腹 巽股	兌 口	坎 耳	八卦
貌 恭	視 明	思 睿	思	言 從	聽 聰	五事
雨	燠	風	風	暘	寒	本氣

肅（隔八為哲）哲（隔八為聖）聖

聖（隔八為乂）乂（隔八為謀）謀（隔八為肅）五徵

雨（哲六氣 雨暑）暘（聖六氣 暘火）燠

燠（乂六氣 明燥）寒（謀六氣 晦寒）風（肅六氣 風風）化氣

又案五事之雨燠風暘寒與五徵之雨暘燠寒風不同者一為本氣一為化氣此猶十二經藏府之本名不同五藏六府之配合也醫家十二經手三陽之脈起于手足三陽之脈終于足足三陰之脈起于足手三陰之脈終于手其以脈分陰陽者在外曰陽在內曰陰也其以十二經名藏府者以脈之所屬名之也又以藏府分配六氣五行肝膽相表裏屬木所謂厥陰之表名曰少陽也心小腸相表裏屬火腎膀胱相

表裏屬水所謂少陰之上名曰大陽也脾胃相表裏屬土肺大腸相表裏屬金所謂大陰之寿名曰陽明也黍問陰陽離合篇所以明表裏之相同亦以見配屬之各異㪅論于此

釋生霸死霸

古人記日有以朔望言者有以生霸死霸言者皆所以明麻也後世之推古麻者于經之月日且有不合何從論其朔望之分數叓何從定其生霸死霸之日數哉然漢儒之推古厤者雖不盡合于經而三統周厤兩術于經文合者爲多錢澂亭巳言之如書之召誥及漢志所

引武成月日最詳三統術與經悉合雖其術所推小餘皆據平朔而言未必允合天象而承大月朔望必早承小月朔望必遲其大判要可知也厤法月有大小而朔不論承大月小月皆在一日故一日皆曰既死霸二日旁之即曰旁死霸以武成文覈之是固然矣顧生霸有遲早之異初非若合朔之既死霸定在一日故哉生霸爲承大月之專名既生霸旁生霸又爲望日遲早之別名未可一槪論也夫霸既死卽生既死霸與哉生霸本無三日之可閒以死霸言二日謂之旁旁近也以生霸言二日謂之哉哉始也而經必別其文者說文所謂有

朏大月小月之別也說文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朏大月
二日始生卽哉生此朏大月二日偁哉生霸之義證也
又云朏小月三日月三日必成霸霸成謂之朏此明朏
小月三日可與朏大月同偁朏也顧命惟四月哉生霸
王有疾甲子王乃洮頮水是歲壬戌正月辛巳朔大二
月辛亥朔小三月辛巳朔大四月庚戌朔小惟四月哉
生霸爲朏大月之二日十五日甲子劉歆以哉生霸爲
望日其說不足深辨而推其致誤之故由于欲合康誥
之哉生霸爲召誥周公朝至于洛之日也攷康叔封衛
在營洛之歲一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基當

依鄭注訓謀先一季謀洛後一季營周是歲辛卯鄭注云周公攝政四季者攝政冉有尻東二季也其歲辛卯據三統術爲攝政七季其歲同正月辛亥朔小二月庚辰朔大三月庚戌朔小惟三月哉生霸亦爲承大月之二日但承大月之二日謂之哉生霸其月合朔必早劉歆以顧命四月十五日望則四月合朔之早可知也一日合朔早二日霸哉生馬融以康誥哉生霸爲月之三日其意以爲卽召誥之丙午朏則康叔封衞卽在營洛之季旣與事實不合而哉生霸與朏亦亏以少別白矣鄉歓酒義曰月三日則成霸漢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則朏者月霸之成也哉生霸爲始生

朏為霸成成之與始其必有閒也明矣馬氏之言不又混幪與至周書世俘篇記武王伐紂之季曰惟一月丙午旁生霸若翼日丁未王迺步自亐周其日與武成異而是月十六日丙午望謂之旁生霸亐麻自合武成篇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亐周廟是月亦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謂之既旁生霸亐術亦合由是推之則周書程典大開柔武小開武大戒諡灋本典及文選注引程寤文云既生霸當為月之十五日望矣劉歆準朔日謂之既死霸二日旁之為旁死霸以為十六日望謂之既生霸十七日旁之為旁生霸則

世俘篇之旁生霸爲十六日又何說邪如謂望無定日既生霸旁生霸隨望而名亦無定日則後之讀其書者必攷其厤而後知其日恐古人載籍必不若是之迂也曲園襍纂駁此甚明江艮庭王鹵莊注尚書力攻劉歆之非而哉生霸爲月之三日沿用馬說旁生霸既旁生霸無定日仍沿用劉術而矯之者又謂不論望不望十五日謂之既生霸十六日謂之旁生霸十七日謂之既旁生霸其說較舊爲直截然不以厤之望不望覈之合望在十六日而十五日之生霸實未既也而謂之既生霸恐古人之載籍亦不若是之誣也要之霸必合朔而後謂之既

死相望而後謂之旣生如相望在十六日者斷難偁其十五日爲旣生霸亦惟舉其十六日望謂之旁生霸而已旣死霸一日旁死霸二日旣生霸十五日旁生霸十六日雖有定名而史臣記事或舉一日十五日而偁旣死旣生或舉二日十六日而偁哉生旁生自據當時天象以明朔望其偁名有區別必非隨意錯舉也錢漑亭述古錄所推三統周厤閒有疏失今訂正于後而生霸死霸之說亦可于此參證云

武王十三季己卯

三統術入孟統甲申首會五百二十一歲以章月乘

㝵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五章歲除㝵積月六千四
百四十三閏餘十八閏二月以月灋乘積月㝵 億
五千四百十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以日灋八十一除
之㝵十九萬二百六十七不盡二十九為小餘以紀
灋除積日㝵三千一百七十一不盡七為大餘命以
甲申算外正月辛卯朔
正月 大餘七 小餘二十九 辛卯朔小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
旁死霸為月之二日世俘篇丙午旁生霸為十六
日望
二月 大餘三十六 小餘七十二 庚申朔大 二月既死霸為朔日

越五日甲子與武成文合

閏月大餘六小餘三十四庚寅朔小

三月大餘三十五小餘七十七己未朔大

四月大餘五小餘三十九己丑朔小　四月十六日望既旁生霸為十七日乙巳越六日庚戌為二十二日與經文悉合

周厤上元丁巳至己卯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零二以元灋除曻六百五取不盡五百零二章月乘曻十一萬七千九百七十章歲除曻六千二百零八為積月餘十八閏二月以周天乘積月曻一億七千

二百三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二為朔積分以日灋九百四十除之𢙣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六為積日取不盡四百九十二為小餘以紀灋除積日𢙣三千零五十五取不盡二十七為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正月辛卯朔錢氏以周厤起丁巳元故云大餘三十三當云辛卯朔小餘四百九十二錢佀四百九十四字四誤

正月大餘二十七小餘四百九十二辛卯朔大

二月大餘五十七小餘五十一辛卯朔小　此月辛卯朔則趚四日甲子相埾一日此周厤不及三統之密也

三

閏月大餘二十六小餘五百五十庚寅朔大
三月大餘五十六小餘百零九庚申朔小
四月大餘二十五小餘六百零八己丑朔大
周公攝政六年辛卯
三統術入孟統首會五百三十三歲以章月乘㝵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五章歲除㝵積月六千五百九十二不盡七無閏以月灋乘積月㝵一億五千七百六十八萬六百四十日灋除㝵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七不盡三十七為小餘以紀灋除積日㝵三千二百四十四不盡二十七為大餘命以甲申算外正月

辛亥朔

正月大餘二十七小餘三十七辛亥朔小

二月大餘五十六小餘八十庚辰朔大

三月大餘二十六小餘四十二庚戌朔小　康誥惟三月哉生霸

為承大月之二日茲其明證

周厤上元丁巳至辛卯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

十四以元灋除𣥺六百五取不盡五百十四章月乘

𣥺十二萬零七百九十章歲除𣥺六千三百五十七

不盡七𥘉閏以周天乘積月𣥺一億七千六百四十

六萬三千九百六十三日灋除之𣥺一十八萬七千

七百廿七取不盡五百八十三為小餘又以紀灋除之取不盡四十七為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正月辛亥

朔

正月大餘四十七 小餘五百八十三 辛亥朔大

二月大餘十七 小餘百四十二 辛巳朔小

三月大餘四十六 小餘六百四十一 庚戌朔大 與𤰞大月二日

𠈰哉生霸不合此周厤不及三統之密也

周公攝政七年壬辰

三統術入孟統首會五百三十四歲以章月乘𡘋十

二萬五千四百九十章歲除𡘋積月六千六百零四

餘十四閏九月以月灋乘積月㝵一億五千七百九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日灋除㝵十九萬五千零二十一不盡六十七為小餘以紀灋除積日㝵三千二百五十不盡二十一為大餘命以甲申算外正月乙巳朔

正月大餘二十一 小餘六十七乙巳朔大

二月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九乙亥朔小　十六日望廿一日乙未與召誥經文合

三月大餘二十 小餘七十一甲辰朔大　三日丙午朏與召誥所記諸日悉合十二月庚子朔戊辰晦與洛誥所

言亦合

周厤上元丁巳至壬辰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十五以元灋除𥮅六百五取不盡五百十五章月乘𥮅十二萬一千零二十五章歲除𥮅六千三百六十九餘十四閏九月以周天乘積月𥮅一億七千六百七十九萬七千零七十一日灋除之𥮅一十八萬八千零八十一取不盡八百七十一為小餘又以紀灋除之𥮅三千一百三十四取不盡四十一為大餘命以甲子外正月乙巳朔錢氏周厤起丁巳元故云大餘四十七當云八乙巳

正月大餘四十一小餘八百七十一　乙巳朔大
二月大餘十一小餘四百三十　乙亥朔小
三月大餘四十小餘九百廿九　甲辰朔大　與三統同

成王三十七年壬戌
三統術入孟統首會五百六十四歲以章月乘𥘿十三萬二千五百四十章歲除𥘿積月六千九百七十五餘十五有閏以月灋乘積月𥘿一億六千六百八十四萬二千日灋除𥘿二十萬五千八百五十九不盡六十三爲小餘以紀灋除積日𥘿三千四百三十二不盡五十七爲大餘命以甲申𥨊外正月辛巳朔

正月大餘五十七小餘六十三辛巳朔大

二月大餘二十七小餘二十五辛亥朔小

三月大餘五十六小餘六十八庚辰朔大

四月大餘二十八小餘三十庚戌朔小　顧命惟四月哉生霸

為承大月之二日茲其明證十五日甲子望

周厤上元丁巳至壬戌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四十五以元灋除尋六百零五取不盡五百四十五章月乘尋十二萬八千零七十五章歲除尋六千七百四十不盡十五閏七月以周天乘積月尋一億八千七百九萬五千六十六日灋除之尋一　十九萬九

于三十七取不盡四百六十為小餘又以紀灋除之得三千三百十七取不盡十七為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正月辛巳朔

正月 大餘十七 小餘四百六十 辛巳朔大

二月 大餘四十七 小餘十九 辛亥朔小

三月 大餘十六 小餘五百十八 庚辰朔大

四月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十七 庚戌朔小 哉生霸為承大月之二日與說文合十五日甲子與劉歆之言亦合

但歆言十五日望小餘七十七尚未悉符

又案錢氏推康王十二年周厤大餘五六月己巳朔

似又以甲子起元推算則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亦當云大餘四十六本文作四與所推武王伐紂周公攝政之年以丁巳起元相違旉後矛盾未知何故其推酆保篇維王二十三祀庚子朔定為二十祀二月庚子朔攷文王四十二年受命明年伐崇作酆邑錢氏改為二十祀與下文在酆之文不合朱亮甫校釋駁之是已然朱氏定為四十三祀十二月庚子朔亦非據周厤推之十二月庚子朔實文王四十四祀也朱氏釋周書旁生魄既旁生霸皆為十六日其意欲與下文越六日庚戌相合殊不知古人計日數皆以本

曰數至來日僞武成篇離本日而數之所以見譏于
後儒也而朱氏顧從之以爲說乎

受業何允彛
子　家騏仝校

羣經說二　　　　　　　　　　　儆著之二

定海黃以周

論詩序

詩序之作紛紛不一說所序者曰序係衞宏作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遂作詩序見後漢儒林傳尊序者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故作詩序知非國史所作何以知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不得辨且大序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尤爲聖人作以周按詩有四家毛詩有序齊魯詩不聞有序韓詩之序又不與毛同如詩序出自國史孔聖則齊魯二家當與

正經並傳不應刪削序說韓序亦當與毛合一不應別生異議何以關雎一篇毛詩序以為美而三家皆以為刺乎采芣汝墳諸篇韓毛兩序說不歸于一乎詩攷引韓序關雎刺時也文選注引韓序采芣傷夫有惡疾也後漢周磐傳注引韓序汝墳辭家也謂詩序出于國史孔聖者可以知其非矣鄭箋華黍云詩序篇義合編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鄭志云緜衣序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箸之據此詩序在毛公之前其傳已久而衛宏晚出其詩序豈毛公所及見乎抑鄭君與衛宏時代不甚遠豈衛宏作序鄭君有不及知而妄為斯說乎序篇分合鄭君言之鑿鑿必是其實後儒何為反

據范書多生異說且范書言宏作序別爲之序百非卽今之詩序也是猶鄭君序易非十翼之序卦馬融書序非百篇序也鄭序見世說文學篇馬序見泰誓正義則謂詩序作自衛宏者尤不可信矣然則詩序何人作乎曰釋文關雎序下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子夏意有未盡毛公更足成之此言不誣也又序錄曰孔子刪錄取周詩兼商頌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子夏傳曾申曾申傳李克李克傳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大毛公是則毛公傳子夏之學其詩序閒有足成之語亦非無所授也

今亾古遠其所足成者不䀫其詳然細玩文義亦有一
二可見者如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
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此子夏所作也又曰有其
義而亾其辭此毛公足成之語也子夏序詩詩未亾也
故知南陔言養白華言潔華黍言時歲之和豐也毛公
作傳此三詩已亾矣而其義賴序以存故曰有其義而
亾其辭也由庚崇丘由儀之序亦同此例又如絲衣繹
賓尸也此子夏所作也又曰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此毛
公足成之語也子夏傳詩於高行子高子即高行子也
子夏序詩意有未盡故毛公引高子語以足之也桓賚

諸序例亦宜然此並為合作之明證也然則序作自子夏而毛公又足成之說詩者可不必遵序乎是又不然孔聖刪詩存三百惟子夏得其傳毛公亦遵守子夏傳受之語以足成之耳因毛公間有足成遂不信子夏序見有主文譎諫之詩一則曰此淫奔者作也一則曰此從叛者作也其有異於孔聖刪詩之旨乎知其無異於刪詩之旨則又曰今詩三百篇非盡孔聖之舊或且狂妄決裂擅刪古經何如從序說詩庶不得舉聖教乎記曰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以周於詩序亦云然

論詩四始

家國天下之休咎覘諸用人得其人者昌失其人者亾六經無殊指詩於四始尤注意焉風始關雎重在求淑女淑女得則閨門和而家理矣小雅始鹿鳴重在樂嘉賓嘉賓得則民人服而國治矣大雅始文王重在思多士多士得則疏附先後奔奏禦侮有其人而天下平矣於以治功成而頌聲作頌始清廟其所以對越天無射人者歸美於秉文德之顯相四始之重得人也如此其自風而小雅而大雅者自家而國而天下也故用之於樂鄉人以風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與頌云

論詩六義

風雅頌詩之經也賦比興詩之緯也詩大序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次弟與周禮同先儒皆不言其義案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辠聞之者足戒故曰風此統論詩之諷諫皆風體也故下又曰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亦猶是風矣幽雅豳頌皆列於風則風實雅頌之先聲自周以旆之詩辭皆篩樸本無六義之分其後細別命意有賦比興之異故賦比興次之其後又細別立體有風雅頌之異故雅頌又次之魏晉以來體裁愈異

義類愈紛文章流別不止有六詩有六義周之法也六義先風三代之古法也且賦比興三體惟風獨昇其全大雅三頌皆兼比周頌商頌并兼興朱子於大雅三言比縣柔柔二篇毛傳皆云興卷阿九章傳不言興爾雅曰藹藹萋萋臣盡力也雝雝喈喈民協和也義與上二章同是亦興也周頌振鷺朱子屬賦毛傳云興益誤魯頌近雅閟有興體小雅近風閟有比體朱子於小雅言比十有六以毛傳覈之大半是興六義之先風遐雅頌而厠賦比興於閒其以此夫

論六情匹際

鄭箋詩序有詩含六情五際之語本諸齊詩其說以律
而定詳見漢書翼奉傳翼奉治齊詩者也詩以理性情
故含六情翼奉言六情曰喜怒好惡哀樂與春秋傳言
六志同則六情卽六志也翼奉言觀性以歷觀情以律
王者執十二律以御六情東方之情喜反之而為怒其
驗在木木生於亥故亥卯主之南方之情好反之而為
惡其驗在火火生於寅故寅午主之酉方之情怒反之
而為喜其驗在金金生於巳故巳丑主之北方之情惡
反之而為好其驗在水水生於申故申子主之哀樂行
乎其間猶土之寄王於四方故樂之情辰未主之哀之

情戌丑主之董子繁露王道通三篇曰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〻董意喜屬春好屬夏怒屬秋惡屬冬故陽尊陰卑篇曰喜氣為暖而當春怒氣為淸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白虎通義曰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其言與翼奉所陳似相反而實相足學者可參攷而融貫之齊詩家說亥為水始寅為木始巳為火始申為金始是謂四始以例推之子為水際卯為木際午為火際酉為金際亥為天門亥行出入聽候之際是謂亥際謂之際者謂木火金水之辰皆兩兩相比以別辰戌丑未之分王獨寄也後

漢郎顗傳引詩氾歷樞文卯酉之際爲革正午亥之際
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聽候而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戹
其咎如此則所謂五際者卽卯酉革正午亥革命之際
也其不舉子者言亥以賅之也亥子同屬水而亥爲五
際之主故舉亥以賅子此以卯酉之際爲革正午亥之
際爲革命欲對文姑省言之爾後漢順帝陽嘉二秊郎
顗上封事曰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
起亥仲二秊今在戌仲十秊臣以爲戌仲已竟來秊入
季注云基當作朞其法以三十秊管一辰凡甲子甲午
旬首者爲仲甲戌甲辰旬首者爲季甲申甲寅旬首者

為孟以是推之元始四秊入午仲為王莽改命之秊漢
高祖元秊乙未入亥仲後又十秊周亾之歲在丣秊二
秊乙巳上距殷周革命辛丣之歲七百九十四秊實午
孟之八秊也自孔氏詩疏誤申氾歷樞文謂亥為革命
一際亥又為天門二際丣為陰陽交際三際午為陽謝
陰興四際丣為陰盛陽微五際牽彊傅會全無義類豈
亥一辰而可分為二際乎豈午為陽謝陰興之際而子
獨非陰謝陽興之際乎舉午不舉子遂分亥為二際矣
矣王伯厚困學紀聞又據誤本孔疏所引氾歷樞以午
亥卯丣辰為五際不知孔疏氾歷樞辰在天門辰迺神

字之誤卽顗傳可證如神本作辰孔疏必不分亥爲一
際而轉遺辰不數也近程易疇又推翼奉傳孟康注以
邜酉午戌亥爲五際不知漢書注引詩內傳亦有戍字
當云五際邜酉子午戌亥也邜酉子午各一際戍亥又
一際氾歷樞但舉亥之革命可以賅子齊詩戌亥專指
天門則宜補言子淺人不察以五際舉六辰疑衍文妄
删之此與讀氾歷樞者疑午亥邜酉不足五際遂改辰
在天門以實其數同一癡見一改辰字一敓子字說愈
歧而不可通矣齊詩家說四始者大明在亥水始也四
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又

際者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四始五
際分配詩之篇什其說已失傳程易疇欲推其說而不
得孔巽軒略見其緒而莫詳竊攷古人作樂三終三終
之詩必連類相及如鄉樂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三篇
又歌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三篇是也四始五際即以三
詩當一辰一辰分孟仲季以配三詩寅申巳亥為四始
始必資於中氣故皆取其仲子午卯酉為四際際為交
代之義故皆取其季如小雅鹿鳴四牡皇華為升歌之
三於四始屬寅四牡為寅仲故曰四牡在寅木始也次
以常棣伐木天保三篇於五際屬卯天保為卯季故卯

際天保也次以采薇出車杕杜三篇屬辰不在始際之
數次以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爲閒歌之三於四始屬巳
嘉魚爲巳仲故曰嘉魚在巳火始也次以菁莪六月采
芑三篇於五際屬午采芑爲午季故午際采芑也次以
蓼蕭湛露彤弓三篇屬未不在始際之數次以車攻鴻
雁庭燎三篇於四始屬申鴻雁爲申仲故曰鴻雁在申
金始也次以沔水鳴鶴祈父三篇於五際屬酉祈父爲
酉季故酉際祈父也今詩倒蓼蕭三篇於菁莪之前順
吉日於車攻之後葢毛公所易與十月交雨無正同例
與抑亦漢藝文志言魯齊韓詩經皆二十八卷獨毛詩

經二十九卷其篇弟本自不同與至大雅文王大明緜亦為升歌之三於四始屬亥而大明為亥仲故曰大明在亥水始也棫樸旱麓思齊三篇於五際屬子思齊為子季則子際思齊也書缺有閒其詳不可昇聞爲言其大略如此四始五際配用詩什與易卦氣圖立意略同而其言五際之卯酉革正午亥革命實通於易之消息爻辰如乾初子二丑三寅下卦終矣四卯又交上卦是謂革正五辰上巳上卦又終矣而坤初又伏於午故曰午之際爲革命二未三申下卦終矣四酉又交上卦是謂革正五戌上亥上卦又終為陰陽終始際會之歲至

子又屬乾初故曰亥之際爲革命云神在天門出入聽命者鄭頴傳曰神在戌亥司候宋均注曰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閒乾所據也又際又通於易象如此

詩國風說上

詩自周南至豳曰國風說文國邦也從口或聲或古域字古者分土建邦各有疆域自天子以及公矦伯子男附庸皆謂之國大小雅之言國皆謂周也王入國風不舁謂之降指鄭詩譜二南入國風亦非爲殷諸矦也斥王氏詩疑天子亦國也必謂國爲諸矦之偁豈通論哉周之國在鹵北其詩謂之南序云言化自北而南也而不及東詩

中所詠大都在江漢汝沱之閒亦未及東山川蓋自殷
都以東文王之化有所不及矣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至周召分郟而後殷頑之化斯浹周召旣沒南風不競
而殷都之民為之首變則邶鄘衛者所謂世治後服世
衰先亂者也故二南之後次以邶鄘衛所以見卤都風
化之替也然是時也王者之迹猶未熄邶鄘衛而外二
南之風亦未絶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猶信厚如麟
趾之時衰世謂夷王以下公子謂諸侯之子猶信厚如
麟趾之時謂文王之世是其證也舊解以公子為文王之子姝謬文王之子
安可冒以衰世之名何義門已有論　自平王東遷以後卤京不復南風遂

絕而列國之變於斯爲烈故以諸詩盡次王後所以明東都風化之替也合讀國風而西都之盛與東都之衰固如天淵而西都之衰與東都之衰亦分陵谷自詩教不明而二周治迹霧茲莫辨幾如夏殷文獻之無徵大氏王降爲風之說汨之也夫周南召南首列國風所以明王者之有風也風而曰王知爲尊之矣王而曰風豈㝵謂之降乎斥服虔說西周以文王始次以邶鄘衛東周以平王始次以鄭齊諸詩譬如山河兩戒截然有分迺合衛鄭以論王無怪王風爲降矣又知王降之說爲不安而移王風於豳後豈非大亂故實乎斥鄭譜左傳所歌諸

國次弟雖與今序不同而以二南領邶鄘衛以王風領
鄭齊諸詩初無所異以此爲東西二周治迹之所分數
百年來傳授如此未可改也

詩國風說中

王降之說誤於東西周詩之不分而東西周詩之不分
又誤於邶鄘衛之失解夫邶鄘衛周初之國名也康叔
所封者衛耳非盡以邶鄘界之也以魏唐二詩例之邶
鄘之屬衛實出於後嗣之兼幷漢志謂康叔盡有殷都
之地史記則云殷都分二一封微子一封康叔俱非事
實鄭譜云康叔正封於衛其末子孫稍幷兼二國混一

其地此說是也周初邶鄘衛自分三國故太史采詩亦分三什其後幷於衛所采之詩皆衛事而當太史分什之初邶自有邶詩鄘自有鄘詩無可幷也繼世太史采風終不以後起之詩易其初定之名所以昭法守也且邶風首柏舟序以為頃公鄘風首柏舟序以為共姜衛風首淇奧序以為武公皆幽周之君夫人也其下雖盡東周之詩而風之言諷凡刺今之詩必託諷於古人而非顯斥時事綠衣日月終風諸詩序以為莊姜佗指其實也而莊姜賦是詩其辭必有所託綠衣曰我思古人此可例也託事於邶卽入邶風則其詩為東周之詩而

事多豳周之事矣

詩國風說下

知邶鄘衛爲豳周風詩之首變而東周之變風自王以下其編詩之次弟亦可得而言矣首之以王尊天子也鄭爲王之屬邑其後別爲國故附於王後王與鄭居天下之中其北方曰齊曰魏唐曰秦皆霸國也其南方曰陳曰檜曰曹皆小國也夫豳京之化遠者先變故二南之後次以邶鄘衛邶鄘衛本紂之舊都其染舊習深而治文王之德澤猶淺也東京之化遠者後變故王鄭之後次齊次魏唐迺次秦秦本周畿內之地浹文王之德

獨淺也至秦風變而天下之國不可問矣故又次以陳檜曹檜之卒曰匪風傷天下之無明王也幽周其亟矣曹之卒曰下泉傷天下之無賢伯也東周又日替矣豳風之次本在齊後孔子編詩又移而殿末說者謂風以文王始周公終望天下之復治其有身於孔子之意乎

草蟲采蘋篇弟說

樂章與詩序篇弟不必盡同觀左傳所言大武六章其義已顯禮經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合樂皆奏二南六詩周南曰關雎葛覃卷耳召南曰鵲巢采蘩采蘋今毛詩采蘩之下先草蟲次采蘋王伯厚紀聞引曹粹中說以

為齊詩先采蘋後草蟲近之治詩者皆從其說且謂草蟲述方嫁在塗之情采蘋陳未嫁敎成之祭其先後之序判然毛詩自亂其篇弟竊謂齊詩早亾粹中無由見耶其說有軼見於他書而先采蘋後草蟲要亦后蒼輩據禮經以易之非其舊也攷齊詩出於轅固生以授夏侯始昌始昌以授后蒼於是有齊詩后氏故二十七卷后氏傳三十九卷后蒼尤明於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彼見禮經合樂皆以鵲巢采蘩采蘋爲次遂據以易詩亦未可知然不可據此以議毛詩也毛公謹守序義不同三家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夫人起家而居有

之德如鳲鳩迺可以配焉采蘩夫人不失節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序意鵲巢之百兩將送爲遣嫁之詩故曰夫人起家采蘩爲夫人教成之祭推本於在父母家能循四教乎歸可以奉祭祀故曰夫人不失職此猶周南以葛覃次關雎之義也又云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序意草蟲爲在塗之詩猶夫人詩之鵲巢采蘋爲教成之祭猶夫人詩之采蘩其事在父母家曰夫人曰大夫妻逆言之曰夫人可以奉祭祀不失職曰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終言之皆所以明

編詩先後之意也知采蘩爲教成之祭者曰于公之宮曰夙夜在公此先嫁三月教於公宮之義也曰薄言還歸與葛覃詩言歸安父母同傳云婦人謂嫁曰歸是其義若蘋藻爲教成之祭記有明文曰宗室曰季女父母家之辭所謂先嫁三月教於宗室時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偁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旣嫁曰來婦不偁季女奠菜在禰廟不在宗室三家詩說已佚采蘩采蘋未知伦何解然觀鄭箋云云知其說有不及毛傳者鄭箋有駁三家以申毛之例其箋采蘋詩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葢母

薦之無祭事也云非禮云無祭事此非疑經非破傳迺駁三家舊說也傳云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其以爲教成之祭語甚明顯而三家詩必有以爲女將行父禮之之祭故箋隱駁其說爾疏以爲破傳非也又云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要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此則箋申傳意明其說之勝於三家也然禮言教成之祭曰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詩詠蘋藻不及魚似有未合故箋又圓其義云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此又申明詩言蘋藻不及魚之義也然後人拘守傳箋所言而不知編詩之意在要終言之以

明其歸可以其祭祀亦何怪胡氏後箋偏信齊詩篇弟反疑毛詩之失序乎夫詩之先鵲巢次采蘩先草蟲次采蘋固與周南關雎葛覃之次同一義類而禮經之升歌下管笙入閒歌皆以三詩為節則合樂用周南首三詩召南四詩類敍自宜厺其一厺必厺其所輕四詩之中非草蟲較輕乎如謂樂章與詩篇相比不宜越取則閒歌六詩何為以南陔白華華黍厠魚麗後而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復羼由庚崇邱由儀等邪如謂笙詩六篇今亦失其次又何以解大武之六章邪三家詩不見子夏詩序輒云詩三百五篇如知詩序有笙詩六篇

其次亦不合樂章當亦不易草蟲采蘋之先後矣

毛傳禮之於宗室鄭箋女將行父禮之兩禮字迥不同孔疏誤合之遂疑傳并禮女與教成祭為一事毛公何至如此之昧近之申毛傳者又謂箋誤破傳鄭君亦何至如此之妄箋云成其婦禮之禮與傳同義父禮之之禮其義如醴婦之醴宜分別觀之

申毛傳五紽五緎五總義

詩羔羊傳素絲五紽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素絲五緎緎縫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案傳素絲以英裘

英猶飾也淸人闕宫皆以英爲飾絜絲既以飾衺則縫必見於衺袤可知矣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則絜絲必縫於衺之殺處亦可知矣衺之制如深衣其所殺處有五一曰領二曰袵三曰齎四曰胳下五曰袂口絜絲之縫皆當其殺處故縫亦有五古衺無裏其所殺處易裂必以帛裏之復以絜絲組之故曰絜絲五緎緎縫也本釋訓首章之紽卒章之緫皆數名一舉緎一舉數互文以見義也紽緫之數不可攷傳既釋以數而於紽必足之曰不失其制於緫又明之曰晷其制然則傳所謂數者謂晷其縫殺大小之度數禮所謂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是也後漢王渙傳注引韓詩羔羊說亦云有度數與毛意同王伯申說本屬附會陳疏讀又為午貫之午讀數為數罟之數亦不足據

申毛傳終風義

詩終風傳終日風為終風案弟三章曰終風且曀不日有曀互文故傳訓終風為終日風終日風者風之隨日而作息者也釋天云日出而風為暴凡日出而風每以日入而息日入不息其明日又必大風舟子以為候謂其風之暴曰風瀑風之曀曰鳥風不日又曀者終風日入而息今既不見日矣而又曀如故者其風無已時箋

云喩州吁闇亂甚是也不曰謂日已沒有又也箋亦是陳疏終風不明解不自有曀尤謬箋云旣竟日風且復曀句絕不見日矣而又曀者八字連讀

肥泉解

詩泉水毖彼泉水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又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案今爾雅歸異出同流肥水經注引作歸異出同曰肥與毛傳合似無流字而焦理堂以爲此嫌蒙上汧出不流故言流以別之則今本不誤也水經注又引舍人本作異出同流肥又似無歸字而馬元伯以爲舍人讀歸上屬汧出不流爲句則注家

讀異而文同也竊謂爾雅自分兩本注家各有依據後人毎牽合為一反失兩家師法酈道元注水經以泉水即泉源泉源有二源其合流入淇處謂之肥泉淇水篇注云泉源一出朝歌西北東南流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東流與美溝合一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流逕駱駝谷俗有美溝之目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引毛傳爾雅又引舍人注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而斷之曰今是水異出同歸矣酈意肥泉古有二說以舍人本為正也河水篇瀵水注引呂忱字林為說其意亦同字林云爾雅異出同流為瀵水葢呂

氏所據爾雅同舍人本瀵水出尾下又肥尾入地後之異出虞注繫辭上下无常云入地爲下郭注穆天子傳亦有下謂入土之訓故曰爾雅異出同流爲瀵水釋文亦云瀵水本同而出異殷敬順列子釋文亦云水所出異爲肥此皆古本爾雅之說與毛傳郭注本自難强合夫水之異出同流與水之歸異出同所在多有不獨肥也而爾雅著此專爲詩人立文然玩詩意兩說皆通依舍人文詩之泉水即肥泉以肥泉之異出而同流於淇傷己之同出於衛而不尋歸也以毛傳言之泉水之流淇與其懷衛之意肥泉喻己之適異國不尋歸泉水非

肥泉也陳碩甫未審水經注從舍人反援以申毛傳是
欲以方枘入圓鑿矣又信曾冕士說謂據呂忱語爾雅
古本有歸異出同肥異出同流瀵兩句然則舍人注何
以有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之語邪如謂舍人所見已
誤本豈呂忱所見本乃古於舍人邪下句瀵大出尾下
說文水部瀵下引同依呂忱所引似伲瀵水爾雅兩句
本一義呂氏據舍人本以瀵爲肥尾之異出而同歸於
河故曰異出同流爲瀵水郭注爾雅用毛傳文以瀵爲
同出故曰其源皆潛相通呂郭之立意亦異近之輯字
林者又欲據郭注改呂語爲異出同源其失乃甚於陳

氏凡若此者不可不明家法之異同

曾竟士說本於邵二雲馬元伯同馬氏又據呂忱語以爲爾雅古本當作汧出不流歸句同出異流肥異出同流瀵大出尾下之下別有一字今脫否殊屬凡見據說文引瀵大出尾下可證今本之無誤而決馬說之非

申鄭箋仕於泠官義

詩簡兮仕於泠官箋云泠官樂官也泠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泠官案泠氏黃帝時樂人泠倫之後本號泠倫氏見古今人表後省倫爲泠氏箋云

泠氏明非姓也自後世姓氏不分廣韵因以泠爲人姓
巳失又以爲周大夫泠州鳩之後要謬泠州鳩泠樂官
州鳩名應劭韋昭杜預皆云然此箋所謂後世多號樂
官爲泠官是也隋唐以後乃有州鳩姓泠之說或迺幷
謂泠氏以生於泠水爲姓亦思泠氏本號泠倫氏乎顏
師古注五行志迺謂樂官名泠後遂以爲氏此又襲用
箋語而不自覺說之相背者矣命氏在先樂官名泠在
後何爲顚倒言之泠官者泠人之長也古人偁其長謂
之官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皆以長言之
也內則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大夫之政謂

之官政以別始仕為士不僃官也攷士之僃官者惟官師其位在適士下庶士上庶士無官僃也庶人在官謂在官供役非以官加庶人也泠官者泠人之為樂大夫者也仕於泠官者其下屬吏之庶士也周官大司樂中大夫樂師下大夫可謂之泠官磬師鍾師笙師籥師皆中士可謂之官師衛為侯國官數例降天子一等天子之官師於諸侯為庶士所謂仕於泠官者卽籥師之屬也故鄭注籥師卽引此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為義天子籥師於諸侯謂之翟人毛傳於公言錫爵云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下不過一散此用祭統

之義箋亦從之然則衞之賢者仕於泠官其蝵爲庶士故記以爲樂吏之賤而序以爲刺不用賢孔疏以泠州鳩爲泠氏之世掌樂者泠官爲樂官之通偁仕於泠官爲府史之屬竝與箋義違

讀豳風

豳風者邠國之風也詩名豳風而所載皆周公事其故何也曰此治詩者之失也七月鴟鴞皆周公作以記邠國故事東山爲周公東征詩以類相從破斧以下皆邠大夫美周公詩故題曰豳風焉何以言之曰七月爲后稷公劉之詩詩序巳云然序曰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先公謂公劉也鴟鴞刺不窋孟子趙注亦言之趙氏曰鴟鴞豳國之詩也刺邠君曾不若此鳥邠君謂不窋也曷以知其爲不窋曰可於史公周本紀攷之本紀曰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季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土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凥者有蓄積史言不窋事本國語公劉事本詩大雅犇戎狄之閒謂自部而竄邠也韋昭云邠西近戎北近狄詩譜云邠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部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孔疏云不

窋之時巳竄邠地不窋遭夏亂而失官有覆巢取子之
危首章所言是也不窋旣失官棄其世守倉皇犇狄有
下民侮予之憂次章所言是也其從君而竄者裹糧而
行未有定凥三章所言是也其老弱之留邰不能從君
而行者雖有室家亦盡漂搖哀求舊君之來安集四章
所言是也公劉匪凥匪康自滚沮度渭取材用以營城
郭宮室遷邠之民邑於邠見大雅公劉傳民由此懐王業由此
建讀其詩不窋之流離與公劉之風化猶可髣髴畧之
鄭君詩譜言周公伦詩之志主意於邠公之事豈專指
七月一詩而言乎鴟鴞之詩竊有取於趙注而亦以爲

主意於邠君焉然則詩序以鴟鴞為周公救亂而伦其
說本於書金縢豈可廢乎曰否否鴟鴞為周公詩經有
明文趙氏豈不見此而以為刺邠君者葢古人賦詩多
陳祷事以規時君甫田楚茨諸序竝云傷今思古七月
之詩陳邠先君之勤民以勵成王鴟鴞之詩陳邠先君
之需事以戒成王與詩序所謂傷今思古同一義類又
如小雅正月十月之交諸篇序皆以為刺幽王而攷其
詩辭實伦於東遷之後以戒時王何以言之正月曰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十月之交曰豔妻煽方處雨無正曰
周宗旣滅瞻卬曰哲婦傾城婦有長舌其伦詩之時必

在東遷以後故顯直斥褒姒爲豔妻爲長舌婦且有傾城滅周之言論其他詩之意實在規諫時王論其所陳之事則曰刺幽王周公之作鴟鴞也蓋曰今殷民蠢動其猶邠公之遭夏亂乎首章我弗能靖而倉皇出奔其猶邠公之竄狄乎二章其避亂而來歸者手病口病靡有定尻其猶邠民之從徙乎三章其留尻不肎從叛者亦漂搖驚懼誰能若公劉之撫綏乎四章書疏引鄭注云周公避尻東都成王多殺公之黨屬公作鴟鴞詩救其屬其說雖不可盡信要亦有所本據其他詩之意序以爲周公救亂是也據其所陳之辭趙注以爲刺邠君是也詩之教以溫柔敦厚爲主其辭多含蓄不直陳詩序曰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辠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鴟鴞詩合乎風之體故繫之風其詩陳邠君事與七月篇同故繫諸豳風東山以下皆周公遭變居豳時詩故亦併入焉然則周公居東其居豳乎舊說以為辟居東都其說非與曰東都之名起於營洛之後流言以前無東都名也馬鄭王肅以居東為東都其誤始於墨子耕柱篇云周公非關與管通叔辭三公東處於商錢竹汀汪容甫並駁其說以為周公遽棄位投身必死之地必無是理辟居當在近畿斯說甚正攷周自公劉以後國並偁邠至古公遷岐始號為周是周

以岐周爲名也邠東而岐西故古公遷岐之詩曰率西水滸謂自東向西循水濱而上也周公之謚曰文公見國語其曰周公者以采地爲名與召公畢公同也周公偁周其采地在岐周遭流言之變東辟於邠故曰凥東邠在岐周之東也當時周召采邑竝在岐山括地志云周公城在岐山縣北九里邵公城在岐山縣西南十里邠在岐山之東北方輿紀要云岐山東北至邠州百二十里鄭志豳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有字誤左襄二十九秊傳季札聘魯歌王曰其周之東又歌豳曰其周公之東周之東爲洛周公之東爲邠是則周公凥東是凥邠非凥東都明矣南爲周公左豳爲周公東風之始終以周公而部凥不相混也如此

讀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篇左氏內外傳並詳其義合觀之詩旨迺明外傳曰懷和為每懷毛傳本之曰每懷懷和是也孔疏本作每雖懷和也有字譌說詳徵沉集外傳曰忠信為周忠信者善人也故內傳以咨於周為訪問於善毛傳兩從其義意亦謂訪問於忠信之善人耳爾雅曰爰於也鄭箋從之周於咨諏猶曰咨諏於周倒言之以協韵詩崧高篇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左氏昭十九季傳私族於謀室於怒市於色句法正同內外傳並曰必咨於周是可證也內傳曰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外傳曰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毛傳又

本之曰咨事為諏咨事之難易為謀咨禮義所宜為度
親戚之謀為詢此合內外傳之文而兼取其義也內傳
謂有五善咨也詢也度也諏也謀也外傳謂有六德每
懷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周也內傳有咨無周周賅於
咨也故曰訪問於善為咨善即周也外傳有周無咨則
又以周賅咨矣此內外傳本通也一則偁五善不數每
懷一則數每懷而為六德然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者正
其每懷靡及之實事也每懷靡及義已賅於咨周故外
傳之六德內傳可質言之曰五善是其言似異而義實
相通也毛傳列周咨諏謀度詢之訓而云兼此五者是

以周咨爲一善幷諏謀度詢爲又善從內傳也又曰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此六德是又從外傳每懷懷和爲六德也毛知內外傳語本相通故參合之如此鄭箋以咨諏謀度詢周爲六德破懷和爲懷私據諸六德之外既與外傳本文不合又以傳中和爲忠信彊附於忠信爲周之訓亦非毛傳意也王氏伯申近之好古學者也迺謂此內外傳語各歧異不可比而同之厤鄭箋幷厤毛傳甚矣索解人之難得也

讀皇矣

詩皇矣之七章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言文王之

明德足以化民也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民化於文王之明德也以與也長尙也夏卽夏楚之夏夏楚之夏本榎之俗爾雅榣山榎刑之用本者所謂扑作敎刑也革卽鞭刑之用皮者所謂鞭作官刑也不侈聲與色不尙扑與鞭而無知識之小民自順天則是文王以明德化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民自化之也列子載帝堯時康衢童謠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亦謂堯能立極烝民雖無知識亦順其則與此詩義正同賈子新書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民悅其德義則而象之此古義之猶有可攷者自說詩家援老子去故去智法修自

然之說以注昰經而經義始晦或者謂帝則之四不天載之二無與孔子之四毋先後一揆昰又參中說參矣禮中庸引皇矣詩及文王詩皆言化民之事與孔子四毋何干涉乎左氏僖公九秊傳引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引詩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僭與賊謂不順也不僭不賊申明順則之義杜元凱注亦誤

婦無公事說

詩瞻卬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曰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鄭箋曰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如傳箋說婦勤蠶織無與

公事若與公事必休蠶織援之經語反覆不順案公與宮通古者養蠶有宮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是也公事卽宮事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是也休其蠶織卽無宮事經文語氣本屬一貫婦人之事莫重於蠶故士昏禮戒女辭曰夙夜無違宮事本命篇言正婦德亦曰宮事必量皆其證也宮字通作公或又作功周官女御曰以歲時獻功事功事亦謂宮事也列女傳敬姜傳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此說本三家義實勝毛

申毛傳有紀有堂義

詩終南篇有紀有堂白帖終南山類引佗有杞有棠王伯申述聞歷引詩辭山有扶蘇諸類徵成其說且謂白帖佗杞棠本諸韓詩案春秋桓二季杞矦來朝公羮佗紀左傳夫溉犇楚爲堂谿氏廣韵棠字下引佗棠杞紀棠堂古書自相通用依白帖爲說非不可通但以爲此本韓詩以與毛傳爲難竊以爲不然毛傳云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鄭箋申之云基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空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畢道名堂義本爾雅紀讀如基古已其字音近義通鄭君初習韓詩後

皆毛詩破紀為基不從木名是韓詩未必作杞棠也郎韓詩自作杞棠鄭知之而不用則毛義之不可易亦可見矣毛意上句舉終南山之大名下句實以基堂之細名此與國風江有汜江有渚江有沱及小雅謂山蓋卑為岡為陵同一義例上章有條有梅下章有紀有堂彼此互文以見條梅卽生基堂之處此與召南羔羊之緎總王風君子陽陽之房敖同一義例陳風中唐有甓與此章言紀堂之例亦同卭有旨鷊與上章言條梅之例亦同陳風兩句連文取義且別如王氏見必破紀堂為杞棠以對條梅則甓字豈亦可對旨鷊作草木解邪近

陳碩甫伲毛詩疏不能疏明傳意反惑於異說而不知
返妥伲此以補其義
申毛傳匪紹匪遊義
一書有一書之例不通其例觸處皆礙詩匪紹匪遊毛
傳曰不敢繼以敖遊鄭箋曰軍行三十里非解緩亦非
敖遊孔疏曰各自言匪毋者一義不㬉言繼以敖遊王
氏述聞曰陳風月出首章窈糾三章夭紹皆舒緩義故
訓爲緩江漢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曰匪紹匪遊合讀
二詩其義自明案鄭孔及王意在據例釋詩而不知實
違通例詩人伲歌多助語以成句毋無意義可求如剝

菹非平列字曰是剝是菹是剝以爲菹也始謀非平列字曰爰始爰謀於是始其謀也宣畝非平列字曰迺宣迺畝迺宣其畝也此曰匪紹匪遊亦非平列字毛傳亶合詁訓孔疏謂各言匪每一義則剝菹宣畝等亦可平分爲二義乎江漢篇匪安匪遊匪安匪舒亦非平列字匪安匪遊非安於遊也匪安匪舒非安於舒也此曰匪紹匪遊謂非繼以遊與匪交匪紓謂非交相紓亦同匪交毛同荀子鄭同韓詩別有說凡平列字意近文連屬如爰居爰處迺左迺右如金如錫如雷如霆是也江漢安遊常武紹遊文意俱遠必非平列字王氏誤解江漢幷誤解常武殊

昧通例紹訓舒緩義亦迂曲

受業邢啟雲
子　家鷟　仝校